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五

明櫺李蔣之翹輯注

序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凌助教字士變蘇州人系

變云○起得典雅中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
山震澤若在隔外國語正是閑有無得儘

意外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

禮記儒有華門圭窬蓬戶甕牖河閒凌士

變窮討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

莊植志不回

回邪也

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

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

雨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

詩風雨攸除注除去也

由是不出環

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若在隔外所謂求仁而得斯

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

禮記

儒有一畝之官環堵之室注方丈曰堵一統志震澤中亦有包山包山亦曰椒山即春秋所謂夫椒是也震澤八年亦曰具區即今之太湖是也在吳縣南左傳成公八年晉人以楚大夫鍾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史記越人莊舄仕楚而病楚王曰寫越之鄙細人也今仕執主亦思越否鍾期曰彼思越則越聲不猶越聲也使入聽之猶越聲也

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敘而引之子夏詩序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又國史吟咏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又詩

有六義曰興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曰賦曰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萬州刺史韓某子三人慎豐泰慎為溫縣主簿子厚

有誌豐字茂實泰字安平此序送茂實也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

鞮伯華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遊

者罕知伯華矣

鞮音題○晉大夫羊舌職之子曰赤字叔向一字叔譽伯華之弟也左傳

襄公三年伯華為銅鞮大夫代其父為中軍尉家語孔子閑處歎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

春秋注銅鞮晉別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由義又

稱伯華曰多聞內植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

之美至于今不廢由義本從家語一作猶義從左傳

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其親又曰殺親益榮猶

義也夫家語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雜誕內植足

以沒其世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上京追用古

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貞元九年子厚中進士

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厚重與直

道爲伍常績文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

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爲達者稱焉在吾儕

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耀於後矣常績文一作嘗又

識焜胡本切耀弋笑切○達者按上文意謂孔子也

史記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

少好禮其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兄者咸出

祖于外天水趙佶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

柳河東集卷二十五

中華書局聚

謂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終義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

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估一作某○杜預左氏傳序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

經以終義一本或全用其句於是編其錢詩若干篇

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別第一本末有豐之季弟泰知名與余善

十字其說似贅從舊本刪去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道一本無將入三字○末

處持議侃侃似退之聲口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

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

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為

先登貞元十六年子厚求進士年十八故曰未冠崔鵬字元翰貞元六年自知制誥罷為比部郎中

于邵字相門天寶末嘗以諫議大夫知制誥朝廷大

典多出其手婁師德武后時以撫定河北進納言世稱為長者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觀婁君猶為

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

永貞元年子厚自禮

部員外郎貶永州也觀遇見也

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

親戚今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

胡翻

得切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貿爲資相易

爲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

賈一作贊同○堅車良馬也賈

以賈易財也

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恆人之前

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言卑陬而矧矧偷一日之

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

陬將侯切矧音虛又吁句切矧音俞○莊子卑陬失色矧

也矧笑

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

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未

盡其術故往且求之

豫章今江西南昌南海今廣東廣州桂今廣西桂林也

僕

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少

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比

部衛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

少能一作不能

一夫君子之出以

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爲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邪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邪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士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夭其誰悲

慊苦簞切

○說文

今將以呼

噓爲食咀嚼爲神無事爲閑不死爲生則深山之木

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

咀子與切嚼疾爵切

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出則窮以處則

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

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言下無而字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

物表爭伉乎理外務新以爲名縱辯以爲高離其原

振其末故義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

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其鮮矣

伉苦浪切一作

能鮮上一有其字

御史中丞崔公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

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之侯食

饋之一作饋以○日崔能爲永州刺史

命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揮散而咸同幽

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
不爲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

子之說者楊君固其徒歟

穿去聲○貫穿見漢書司馬遷貫穿上下數千載闕

揚子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諸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駕猶傳也

其宗元

以爲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

爲曹子師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

書命夔典樂教曹子

今天下

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而楊

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

以自窮歟

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面三槐三公位焉先猶言先生也漢有鄧先

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

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

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徐從事一本作徐生

○前後反覆俱無異詞筆婉而宕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
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
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
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
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
生亦非其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
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
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
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
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子厚嘗有答貢士廖有方論
文書云今不自料而序秀才

即謂此也○此序與昌黎送廖道士序大意
相似茅坤曰說世人不貴廖生益見廖生

可貴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
貴是已焦竑曰磊落而多奇

交州多南金珠璣璚瑁象犀皆可怪至於艸木亦殊

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瓊麗而罕鍾乎

人

璣音幾璚音代璚音味瓊姑回切與瑰同○交州今爲安南國在廣西雲南界濱海唐時隸安南通

天竺

道南海番禺禺台浦交趾皆其所屬郡也金出於

南者

爲良故稱南金璣珠不圓者異物志璚瑁如龜

生南海

大者如鐘條背上有鱗鱗大如扇有文章將

作器

則煑其鱗如柔皮象有牙犀有角皆可貴者紛

葩謂

艸木瓊麗謂南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

金珠

璣之類鍾當也

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

德者邪是世之所罕也

中一作內今之世恆人其於紛葩

瓊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邪果能是則

吾不謂之恆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恆人也一作恆人矣○唐順之

曰三

罕字似相呼應而一字一義又各不同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昌黎集有贈元十八協律詩云吾友柳子厚其

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子厚嘗

有送浩初序云退之寓書罪余見送元生序

不斥浮圖皆謂此序也元十八未詳其名唯
白樂天遊大林寺序有河南元集虛者疑卽
其人云○一篇多是筆意觀虛
成實有致有態王世貞曰疏宕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

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

史記老子傳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則絀老

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者豈謂是邪

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

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

牴牾而不合者可勝言邪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

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

牴都禮切

牾訛故切○楊墨申商言楊朱墨翟申不害商鞅也漢藝文志有刑名縱橫家牴觸牾逆也

今有

河南元生者其人閑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

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躡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

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

奇衰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

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其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

古之守雌者

悉上一有而字同其道一作是

道音致奇音

羈袁與邪老

子知其雄守其辱為天下谷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

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論

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

離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

離力支切漢書作離

字

○營道漢縣名唐屬零陵郡其地今為道州屬永

州府郡國志營道南有九疑山山海經注云其山九

谿

皆相似故曰九疑也漢武紀將

出零陵下離水注離水出零陵

黃鵠一去青冥無

極安得不馮豐隆翹蜚廉以寄聲於寥廓邪

○馮音憑豐隆

雷

師楚辭吾使豐隆乘雲兮是也呂氏春秋蜚廉風伯名又張揖曰風伯字蜚廉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

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祕書出

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

所謂學而爲己者

子厚生於代宗大曆八年至德宗貞元五年年十七舉進士九年登

第十四年中博學宏詞科爲集賢正字十七年調監田尉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二十一年順宗立遷禮部

員外郎是爲

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

者益稀少常以爲今之世無是決也

憲宗卽位子厚以附王叔文出

爲邵州刺史十一月貶永州司馬在永凡十載元和十年正月始召還至京師三月復出爲柳州刺史

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與之言邃於經書博取諸史

羣子昔之爲文章者畢貫統言未嘗詖行未嘗怪其

居室惔然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快然

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

姑爲道而已爾

景一作宜畢一作必詖彼義切惜於今切○詖險也惜靜也侃侃和樂之

貌若然者其實爲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

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居

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賤

之行不苟之往也

於其之也卽其舟

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克乎己居或以匱己之虛或

盈其廬孰匱孰克爲泰爲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

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邪

克乎己一作充

之匱下
一有乎字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屠之形以爲
高其學浮屠不能愿慤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爲放
以故爲文章浮圖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
有方及師者獨不然

游民閑民無職事者

處其伍介然不踰節

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
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

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固異夫假託爲者也

爲上字

下有字

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

焉而致其辭夫豈貸而濫歟

薛道州伯高也劉連州文

宣王廟碑云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爲連

州禹錫亦有送僧方及南謁柳員外詩序云予爲連

富留一無何而方及至出械中詩一篇以此序所以其詞甚

事者

致其詞蓋謂此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昌黎集有送

云文暢喜爲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所行必

請於文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志貞元十九年

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詩然宗元與此

今無傳矣韓又有送文暢師北遊詩當與此

州屬河東道山有五峰高山西五臺縣唐在代

所居曰清涼山卽此河朔序所謂燕魏趙而